

图书馆馆长谈古籍保护

主讲人：陈力（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陆行素（天津图书馆馆长）
周德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戴龙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力：我们现在就开始“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中的“文明的守望—中华文化遗产”系列讲座：图书馆馆长谈古籍保护。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参加讲座的几位主讲人，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听众。因为今天下着雨，大家冒雨来参加讲座，至少反映大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作为图书馆人，我们向这些关心古籍保护工作的所有人表示谢意和敬意。讲座之前，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主讲人。我要介绍一下天津图书馆的馆长陆行素先生。陆馆长是我们公共图书馆馆长里德高望重的一位长者，图书馆工作的时间很长了。在陆馆长的领导下，天津图书馆无论是读者服务还是古籍保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当中，天津图书馆的古籍存量是非常丰富的，古籍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一会儿陆馆长的讲座中，大家既可能听到对古籍保护工作的成就感，同时还有对古籍保护方面的深深的忧虑，大家可以听到陆馆长的高见。接下来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戴龙基馆长。在我们国家的古籍收藏单位当中，除了公共图书馆外，高校图书馆是收藏古籍最多的单位。对于北大图书馆来说，它的古籍收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古籍研究和古籍保护方面，北大图书馆在戴馆长的领导下也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北大作为全国高校的龙头老大，高校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北大图书馆戴馆长的领导下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会儿戴馆长会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是我们上海图书馆的周德明副馆长。上海图书馆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也是古籍收藏最多的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建馆几十年以来，一直对古籍工作非常重视。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曾经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老生前与生后，各界领导都对古籍研究、开发、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会儿周馆长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另外，我再花一点时间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讲座的缘起吧。大家可能从昨天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了，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全国十四家图书馆参与协办的大型展览“文明的守望—中国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昨天已经正式开展了。这次展览当中，我们主要表现几个主题，第一点我们国家灿烂辉煌的文化和遗产，这次展览中传达这一信息。通过琳琅满目的展品，让大家，特别是作为中国人，为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第二点要传达的信息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和现当代人在古籍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这里既有古籍保护的手段和措施，也有各藏书家如何爱护古籍的情况介绍。我们还向大家介绍，从政府到藏书家，如何重视古籍的保护工作，特别是一些私人藏书家如何把祖传或收藏的古籍捐献给图书馆等等故事。还要传达的一层意思是，我们古籍保护工作的现状。把古籍保护工作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呈现给大家。大家一方面观看琳琅满目的展品，另一方面对令人勘忧的现状做对比，引起公众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唤起政府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这是我们要传达的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是，我们政府历来很重视古籍保护工作，在古籍保护工作当中，我们所开展的工作基本上两条线上来进行的。第一是原生性的保护，就是保护古籍的实体。另一是，通过再生性的保护，如影印古籍、数字化古籍，让古籍化身千百，能够更方便地为读者使用。在展览中，也展现了政府在近年这两种方面所做的工作，如已经启动了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另外还有已经做了几年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第一期也即将完成，在展览中也反映了其成果。我们这次讲座中，我想公众更关心的是，我们古籍保护的现状。以前谈到文物保护，

通常所说的是，古代文化遗存的保护，是属于物质形态的保护，这是大家耳熟能详了。前不久，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包括口头文学以及无形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家通过宣传和展览也可能都看过。对于古籍来说，兼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不难理解，比如我们那么多善本书、那么多宋元版、那么多甲骨、敦煌文献需要保护，这些书本身是物质的，这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问题。当然，它本身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边所记载的信息，特别是我们的孤本，如果不保护它的物质的部分，也不保护它非物质的内容部分，这也是大的问题。同时，我们古代四大发明中，古籍至少占了两项。一是印刷术，一是造纸术，无论从造纸术还是印刷术的角度来说，它们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所以，古籍保护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最关心最迫切的是物质方面的保护。因此，我们图书馆界的人经常也担忧，别让我们现在的物质文化遗产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文物本身、善本本身、古籍本身，如果其物质的部分都没了，那么只能变成纯粹的非物质容部分，这是令我们担忧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我想，大家通过几位馆长的讲座，能感受到以上问题，同时，几位可能都要介绍一下图书馆人，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他们所思所想所作。我们一般的工作人，很难了解的，借这次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图书馆人如何在进行古籍保护工作。我们还是先请陆馆长做报告。

陆行素：说实话，这里面我是最没有资格讲的。刚才陈馆长讲过，我是图书馆界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我是70年到图书馆工作，一直工作到现在，当然，当馆长的年头也比较长了。在馆里，我分管全面，具体古籍这一块，还有个副馆长来分管。这次，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邀请我来讲，由于比较突然仓促，我昨天晚上在宾馆立了一个提纲。首先声明，在古籍的整理和保护修复方面，我是外行，所以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这次参加国图承办、我们协办的展览，感觉到压力更大，包括现在坐在这里，压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是任务比较重，那么好的善本古籍，这次敢展出来，光是宋版的书，国图的就有200余种。各个省市图书馆送过来的当然不多，大概有20、30种。这么大分量的珍贵的典籍，从价值的角度来讲，真是无价之宝。怎么做文献的保护，怎么保护得更好，书的保护和别的也不同，一个文物一个瓷器，即使放存环境条件差点、灰尘多一点，也能放相当相当长的年头。可是书，再保护，它总有它一定的寿命的，所以我觉得结合原生性的保护和再生性的保护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这方面，作为省市公共图书馆的馆长，怎么保护那么多馆藏，压力很大。另外，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压力更大了，我是班门弄斧，没有资格讲那么多，在座的有些老同志，我想在古籍保护研究方面，肯定有相当大的造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馆的情况，简单说一下古籍藏书情况。这些年，对馆藏家底的整理工作做的比较好，1998年就把古籍家底整理清楚了，当然，这几年，也陆陆续续稍微购买了些善本。1998年统计的时候，我们馆的古籍文献是527472册、42583种，其中善本有8000多种、10万余册。另外还有一部分地方志，老方志的收藏还是比较全，有3650种、47000余册，另外还有30余万册的一般线装。对建国前的旧资料的搜集还是比较不错，近10万种20万册的旧资料，包括中外文旧报刊、西文日文的旧书以及中文普通旧书。天津解放之前，抗战结束以后，原来天津日租界的日本图书馆的整个图书都搬到我们图书馆里来了，有5、6万册日文书，都是几十年前的书，相对来说比较珍贵，有的日本专家说有些书在日本国会图书馆都没有的。我们因祸得福，当时也没有新馆，馆舍比较紧张，我们这些老资料在我们馆外的一个库房，大捆大捆地放了几十年，没有动过。文化大革命时候，也没想起这些资料，后来1991年新馆盖起来以后，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了。这些资料应该是很有价值，记得当时接待一位日本客人，我就随便问问我们这些日文资料大概值多少钱，他粗略看了看说不好估价，中国的钱和日本的钱不好估，但盖那个图书馆大楼应该没问题，说明这些资料很珍贵。当然，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谁的一句话，有可能就

送到造纸厂去了，现在能保存下来是相当不易了。保存下来以后，再保护后，长年地延续下去，这的确是难度非常大，压力也比较大。就古籍的保护修复方面来说，我们馆的工作来说，自己馆的古籍资料的修复还没有完全提到工作日程上来。现在有个修复小组，主要是练练兵，对外加工，在做一些简单的外加工的基础上，慢慢做一些复杂的，最近也敢接善本书来进行加工。我们为北京文物局加工了十几种几十册的善本，以明善本为主，当然里边还加工了几部有可能是宋本，有点怀疑。当然，我们的人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性，修复过程中发现，找专家去鉴定，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本。作为馆长的角度来讲，通过外加工来练练手，本馆的还是不敢做，当然练手我们还是负责任地去练手。目前，我们只是一个正式员工带几个临时员工，有的是南京莫愁学校毕业，现在搞古籍修复，外加工是开始做了，可是馆里的部分还没开始动。另外一方面，经费问题，我想通过有关部门、上级领导或者中央下达的保护计划，争取到一些经费。要自己做，自己想办法挤钱，外加工还有点收入，这是目前的状况。从我们馆需要古籍整理的角度来讲，工作量还是比较大。当然，书的保护状况还算理想，1991年盖起新馆以后，现在有了十几年，最近又要重新进行装修。当时，对古籍的保管条件还可以。我们的老图书馆，原来是法租界的一个大楼，大楼当然很棒，但对于书的保护条件来说，不用说空调，基本条件都没有，我们只能放一些中草药、樟脑丸来做保护。书库的密封程度还可以，但是通风条件差，人在里边，闷一会儿就被樟脑丸呛得够戗。建了新馆以后，保护方面，可以说得到了彻底的改善。恒温恒湿条件，虽然不是严格地做到，但是北方地区，蛀虫、发霉等情况不是很多，主要还是防干燥问题，所以我们书库一般能保持18—20℃度还算可以。湿度方面，到冬天稍微差点，开暖气，达不到40%，一般达到50—60%的标准吧。我们以前是采取土办法，地上泼点水或者放水桶等。这些年稍微好一点，买了加湿器等设备，可是有时候加湿器也不准，加湿器口那里湿度是一个样，远一点又不一样，可是机器照样还开着，所以有时候人工去控制，到一定程度就关了。这方面，相对条件比过去强多了，当然这是市图书馆的情况，天津市其他收藏单位对古籍文献的保护可能还是差得比较远。有的连空调都没有，保存条件都很差，更谈不上修复这一块。我们馆还算可以，但需要修复的数量还是很大，经粗略的统计，善本书需要修复的占8—10%左右，抢救性或者需要重点修复也有5%，有几千册书需要很好修复出来。整个古籍库里，量可能更大一些，大概有15—20%的古籍需要修复，大概有6—8万册左右，所以修复工作量还是很大。当然，还做函套保护，这种工作量更大，对善本的函套保护，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大部分都有函套，少量需要做函套。抛掉一些比较旧的，没法用的部分，大概1/3的善本需要做函套，而整个古籍，大概一半以上需要做函套，数量也相当大。这次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项目很宏伟，真正实施计划，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努力。刚才陈馆长介绍我是很内行，其实光从古籍保护和修复方面讲，我做得还不够。通过这次的参观和前一段时间对古籍保护计划的讨论、实施，我们商量在修复这一块要加大力度，加强馆里对修复加大力度。而从地方财政投入角度讲，比较困难，没有中央的大的计划，下边不愿意掏钱，而馆方，我们只能想办法去做这块工作。好在我们这几年，练兵练得还可以，给外单位加工了不少古籍，包括天津市里的图书馆以及大的集团、公司等，他们比较珍贵的书籍、资料，我们给他们加工修复。有一部分还没加工完，难度比较大，书的破损和受污染的程度不同，对它的加工和修复程度也不同，但整理得还算都比较满意。可是，按现在方法去整理，我们的书一代两代人做不完，所以感觉压力很大。然而，我们有责任，作为图书馆的馆长，应该把这块工作责无旁贷地担任起来，无论多受苦受难，还是要做。我想在我这个任期内，把古籍修复这个工作开个头，对放了几十年的旧日文书开始进行整理，整理好旧资料，这样馆里对古籍整理的工作也算开始了。那么，就古籍修复而言，我认为在古籍保护计划中，更应该侧重改善古籍保护条件，这比修复还重要。保存条件一定要做好，包括它的环境，温湿度、防虫放霉等措施，到底如何做，是各个单位自己的事情。目前来看，各省市新盖的图书馆，无论是十年还是十五年以前盖的图

书馆，对古籍书库的安排，其环境条件还是很不错的，都考虑了古籍的环境保护问题。但是，其他行业其他系统的古籍的保管，稍微困难了，环境条件差一点。我还想建议，相对集中保管，上次开座谈会的时候我也讲过集中保管，当然这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我认为应该鼓励提倡。就说天津市，区图书馆有一部分古籍珍本，量也不大，但花很多钱来安排一个条件很好的库，我想不值得。如果把这些书，放到我们图书馆，所有权还是区图书馆的，我们替保管，我们书库多基本书，问题也不太大。这种相对集中的保存方式，对古籍图书馆来说，是很有利的，当然，如果需要，随时一个电话，可以调走，领导想看，可以拿回去看。其实，这些书，读者很少去看的，就是有时候哪个单位或兄弟单位领导来参观，就想起这部分东西，那么拿回去给看看就可以了，这种相对集中的保存方式，我觉得应该努力去宣传，这是经费方面能得到节约。另外，从普查角度来讲，普查的基础上，确定善本的定级，破损的东西也应该定级修补。古籍保护计划中，对善本书要分级，当然做起来很困难，再困难也要做。公安部门特别希望定级别，有了级别，我们该怎么要求就怎么要求，文物有级别，现在书还没有级别。修复角度来讲，哪个级别里的文献应该最先考虑修复，哪个可以往后拖，该定测一个界限和秩序，应该考虑重点修复的、一般修复的等等。就我们馆来说，修复难度比较大，不敢动一些珍贵书，缺乏修复材料，不管是什么样的纸，纸张的来源比较麻烦。启动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作为国家图书馆，以后肯定是国家修复研究指挥的中心，应该结合相关的有条件的加工厂家，这样为全国定点供应提供方便条件。各个单位，因为不太明白修复，纸张没选好，修完以后，结果还不如不修，甚至比不修还麻烦得多。所以，有些材料，如果能同一提供，既能省钱，又能达到质量的要求。另外还有封面的纸，做函套的材料等等，应该都从古籍保护角度去做，要求都很严的。我想各馆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全国要铺开做这项工作，应该由国图来牵头，指定的厂家好好加工这些材料，这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人员的选用也是很关键。了解一般的古籍知识，如版本、风格、装帧等怎么去修复，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关键是修复的人喜欢这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对修复感兴趣，首先对古籍感兴趣，重点培养这样的人是最有希望的。选合适的人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听说国图最近要办班，我们馆以前派人来参加培训班，我们都培养过几次，我们也选送一个人去上海图书馆培训，回来后基本上也没继续做。当时说感兴趣去参加了，回来后觉得没意思了，白培养了，只能放弃。前十来年，有一个人在国图学了回去做，很不错，是个料，修复还很不错，所以选人很关键。还有修复中心的设置，我们是国家修复中心，我觉得根据收藏，建议地方也该建立修复中心。当然，按大地区来做，也是一个方面，但我觉得还是按藏书量和修复量的角度来考虑，看周边地区潜在的量来考虑。比如沿海地区相对比较集中，量还是很大，由一个分中心来做，则很难承担，根据藏量和周边地区的情况来考虑更好些。另外，修复设备的购置以及建立修复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档案包括古籍原始信息，这次我们修复清华大学古逸文，首先用电脑把原始的信息储存起来，在这基础上制定修复计划。每道工序怎么做，都得有记录，最后做出比较完整的修复档案提供给大家，这是为修复这部书的负责态度，我们馆以后的修复工作也应该这样建立修复档案。由于时间问题，我就大概介绍到这，有什么问题，咱们还可以讨论。

陈力：谢谢陆馆长，下边请北京大学图书馆戴馆长。

戴龙基：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次座谈会。我简单把北大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向各位报告一下。北大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在高校里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的总数现在说是有 150 万册，没有像陆馆长他们说的几册几种那么清楚，我们这个目前还是大约数。我们大概还有 50 万册的古籍还没有编目出来，这部分书曾经堆积在靠昆明湖的俄文楼的楼顶上，差不多小半个世纪，也就是从 1949 年以后。其实，49 年以后，北大曾经有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收集到很多书籍，我们图书馆因为空间太小，希望捐赠给北大图书馆的书都挑不过来，就觉得能不要的就不要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北大有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张芝联，研究法国欧洲历史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家里就有一批古籍，他父亲要提出来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后来图书馆说实

在对不起，图书馆实在没地方，你们拿走吧，这样那部分书就没能捐。其实这批书，现在看起来，非常好的了。所以说，我们那 50 万册书，一直堆在俄文楼顶上，那里条件可想而知了。后来，直到我们百年校庆后，盖了新图书馆，才把那批书从俄文楼顶上搬下来。搬下来的时候，灰尘很多，而且那楼顶上有许多燕子窝，有的燕子死在里边，清理时非常臭。还有楼顶漏水时去施工，很多沥青掉在书上，毁坏了很多书。好在现在把这批东西保管到地下室的秘笈书架上，有人对这批东西过过手，把认为比较好的资料也编目到我们的正式馆藏里头了。当时认为，这批 50 万册书里没有太好的东西，但是最近整理后发现还有不少很好的本子，有的也够得上善本级，所以大家突然增加了对这批书整理的欲望。搞古籍的人总喜欢发掘新的东西，不愿意老弄陈旧的资料，所以，现在有一批人积极地做，但总体上人手还是不够。当然，我们也非常自豪的说，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最多，不可比，第二是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也很多，不可比，那么我们可以算是老三，现在还能保持老三的位置。当然，我们还学其他馆，可能的情况的下不断搜集，用一点小经费，采访古籍，私人藏的或者流入市场上的，能够搜集到的我们尽量收集，到我们馆的老读者经常为我们提供新的信息，如家谱之类的，在经费比较紧张的情况，也做一点采访古籍的工作。讲座前，陈力馆长跟我讲一个情况，因为陈力馆长当年是川大图书馆的馆长，对高校图书馆的情况比较清楚所以他的感觉是，公共馆对于古籍收藏的重视程度比高校图书馆。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比较同意，高校图书馆更注重现代化，更注重自动化或者数字图书馆等方面，有一点经费就投入于这方面，古籍这方面，确实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简单说，我们的古籍的保存条件，虽然努力争取，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约在五六年前，学校从美国一个帕卡德基金会，帕卡德是 P 字打头的，惠普公司是 HP。H 是另一人，P 是帕卡德，他们俩当初创业的时候就准备建立一个公司，公司名称就是两人姓的首字母，一个是 H，一个是 P。那么到底谁放在前边，俩人就扔硬币，结果 H 的人扔对了，就成了 HP，不是 PH 了。但是，后来 H 把自己那部分股份卖给了 P，所以这个基金等于是 P 一家的。这个家族的一个人，从小就有个概念，认为自己和中国有关系，所以我们文化大革命非常乱的时候，他都来过中国，当时他做电子原件等技术。他参观中国生产的东西很差，后来他写了本书，其中说中国当时大量生产的电子原件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次品，就是废品。后来，他积极地想帮助中国，和北京大学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成立奖学金，到图书馆去参观，最早我也接待过。他对古籍很感兴趣，每次到北大图书馆，每次都看古籍。后来我觉得，一个老外，看也看不懂，每次都给他看那些东西，不太合适，可是我们校长说他百看不厌。一个老外，完全不懂中国字，他看了后就爱不释手，原来说到那里只呆二十分钟，结果都有一个多小时，反复地看，听翻译讲。他看我们古籍保存条件很差，他就给了一笔钱，在林被甸馆长的时候就做了樟木柜子。所以，我们现在拿得出手的是，我们图书馆古籍库所有的柜子都是樟木的。进我们楼道就能闻到很刺鼻的樟木味，我们现在的古籍部主任刚好在地下一层办公，刚开始做完樟木柜子的时候，味道特别重，重到他每天都流鼻血，刺激是很大的。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现在保存条件还是有很多问题，现在是新馆的地下两层是古籍库。当初设计很不错的，但是北大底下都是防空洞，原来文革时候挖的防空洞，结果古籍库挖下去以后，正好和学校主防空洞的通道挖通了。这很麻烦，因为那通道里有很多水，后来做了一个很大门，但防空洞又不能堵死，不知有什么用，就是不能堵死，所以一到夏天，湿气很大。总的来说，做了些工作，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其实，保护方面，另外一个考虑是，因为学者专家查阅古籍量还是很多，对原件的损坏很多，所以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拍缩微片，把我们的善本都拍成缩微片，现在很多老师大部分看的都是缩微片。以后开始扫描工作后，我们也要进行大量的扫描。我们做了一个数据库，老师们可以考盘，也可以利用数据库查阅。北大馆的情况是这样，另外一方面，这里我是唯一的一个高校图书馆的馆长，所以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高校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情况。我根据咱们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计划，我认为国家图书

馆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非常愿意跟随国家图书馆的尾巴，能够接点光为高校图书馆做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重点高校图书馆收藏 800 万册古籍，其中善本大概是 80 万册，两者数量占现存古籍和善本总数的 1/4，如此数量的古籍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古籍保存条件差，刚才我也重复了陈力馆长的意见，高校图书馆收藏条件不仅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与国内文化部系统的大型的公共图书馆相比，也处于落后状态。我们新馆盖成以后，我们认为地下书库很不错，就请香港或台湾的一些专家来看，他们认为东西当然不错，但古籍保护条件的确很差。香港中文大学有一批古籍，他们那些古籍对于我们来说，很一般，其实香港大学也有一部分古籍，但是他们不光采取恒温恒湿，还要镇空，人一走就抽气，人进去之前，往里头放气。而我们这里，东西不错，但保存环境确实是很差。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日常使用率非常高，部分高校抢救性的古籍高达 80%，古籍普遍出现问题，这是在南京开会时各高校提出来的，需要修复的古籍确实很多。陈馆长从川大来，他讲川大的收藏的条件和出现的问题也很多，很有代表性。全国高校，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做修复工作，不可能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另外，其他的古籍善本也正加速酸化、脆化，进行脱酸、去酸、防酸的工作至今还没有一个馆开始做，这项工作耗资太大。所以说，高校图书馆这块，形势比较严峻，有些比较著名的高校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并不具备保存古籍的条件，这是说的很重，不是一般的不好，基本上是不行。现在很多图书馆盖新馆，书库条件在改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条件的确很差。所以，我认为高校这块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制定规划，组织落实，尽快对重点高校收藏的古籍进行抢救性保护。高校图书馆的情况来看，古籍还是比较集中，并不是说分散得非常厉害。据统计，收藏古籍在 10 万册以上的高校，不超过 30 所。其中收藏古籍在 30 万册以上的高校，不超过 15 所，均为全国重点高校。又其中收藏古籍在 100 万册以上的高校，仅北京大学 1 所。因此，作好收藏古籍 30 万册以上高校的古籍保护工作，就解决了高等学校古籍保护的主要问题。进一步作好另外收藏古籍 10 万册以上高校的古籍保护工作，就基本解决了高等学校古籍保护的问题。高校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的带动下，也积极地行动，2006 年 3 月 5 日至 7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发起了“高等学校古籍保护研讨会”，会议在南京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负责人和古籍专家、古籍修复专家。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够争取到一些经费，参与到保护的行动中来，会议专门研讨高校的古籍保护工作，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古籍保护研究会，由收藏古籍较多的重点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负责人及古籍研究专家组成，作为从古籍保护的角度，对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修复、使用、复制等专题，进行专项研究、业务指导、信息沟通和业务协调的组织。工作程序基本上和国家图书馆的计划差不多的，首先普查高校古籍收藏的数量及保存保护现状；确定古籍的文物等级、建设古籍数据库；修复严重破损的善本古籍、分层次培养急需的古籍修复人才、建设高校古籍保护修复中心；改造高校古籍保存条件、对高校古籍书库进行全面的标准化建设等各项工作，这样达到标准化管理的基础。这里有些具体工作内容，和上边说的都差不多，我不再重复了。总体上，高校图书馆非常支持国家图书馆提出的全面保护古籍的这样一个方案，国家图书馆提出的方案是全面保护古籍最完整的方案，将在保护、收藏和利用古籍，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高校图书馆所藏古籍是中华古籍遗产中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图书馆申请的时候应该对高校这块给予充分的考虑，不要排出在外。高校图书馆愿意配合国家图书馆向国家申请更多的经费，如果需要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说话。这就是高校图书馆大概情况。下面的图就是我们馆修复工作的情况，看得出我们的工作很坚苦，需要做的工作很多。

陈力：谢谢戴馆长。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是文化部组织，目前是全国图书馆共同参与的，不是国家图书馆一家做的工程。下边请上海图书馆的周馆长给我们

做报告。

周德明：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上海图书馆热烈祝贺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的“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隆重开幕。也感谢国图的邀请，使我们能有机会参与展览，共享盛举。这次上海图书馆有三位同志来参加昨天的“文明的守望”的开幕式，我们三个人非常幸运。这是千年一见的事情，这次展览品之多，善本之精，令人震撼。我相信一定会在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上留下难忘的一笔，一定会对中国的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开发起到推动作用。我觉的必须要提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为此次展出胜利揭幕的众多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同行。正是他们敬业的精神和高超的水平，加上夜以继日的工作，才使得我们能够有幸穿过时间的隧道，与百千年前的古人及其信息进行近距离的交流，并从中受益。

我也非常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与整理。

第一方面，先概要讲一讲上海图书馆的沿革与馆藏情况。

上海图在 1952 年成立。1958 年与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科技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合并。这就是在图书馆发展史上比较著名的四馆合一。在 1995 年的 10 月，上海图书馆又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我们国家第一家省市级的图书情报联合体。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的藏书达 1400 余万册。专利、标准、会议录、科技报告、视听资料、唱片等各类其他文献 3000 多万件。因为刚才说过，95 年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专利、标准、科技会议录等都是科技情报所的收藏对象。其中，经过整理正式登记入藏的古籍约 130 万册，碑帖 16 万件，明、清及近代尺牘 11 万 8 千余通。

上海图书馆古籍藏书来源：

图书馆古籍藏书主要是接受捐赠，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加盟，和自行采购。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就接受了一大批来自社会各届的捐赠，如庐江刘氏（晦之）远碧楼、金山姚氏（石子）复庐、松江封氏（文权）庸盒、吴江柳氏（亚子）磨剑室、金山高氏（燮）吹万楼等。八十年代初，以丰润张氏及祁阳陈氏为大宗的捐赠。张氏所捐以宋板为例有《周礼注疏》、《皇朝编年备要》、《通鉴纪事本末》、《说苑》、《皇朝仕学规范》、《翻译名义集》、《西汉会要》、《杜荀鹤集》、《古灵先生文集》、《才调集》、《赵清猷集》、《史记集解》等。陈氏所捐同样精彩纷呈，其中有宋刻本 15 种，元刻本 12 种，赵城金藏零本 9 种，金代单刻经 2 种，普宁藏零本 8 种，明铜活字本 6 种，稿本 11 种，明抄本 30 种，毛抄 3 种，等等。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前身是成立于 1939 年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藏有古籍 25 万余册，含善本 3740 种，28632 册）。如稿本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五十多年来，在上海市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上图先后购得诸如抄写于公元 518 年的《维摩诘经》、宋刻孤本《艺文类聚》等稀世珍品。其中大宗善本主要有两家，一为吴县潘氏（祖荫）滂喜斋旧藏七十四种善本，如宋刻本《东观余论》、《金石录》等；二是 2000 年购得的常熟翁氏心存、同龢父子藏书 80 种 542 册，其中有刻于北宋、印于南宋初年的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南宋初年宁州刻本《集韵》。除宋元旧本外，上图老馆长的顾廷龙先生还将购书目光投向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稿本、校本、抄本、家谱、朱卷、日记、手札、宝卷、鱼鳞册等方面，不仅使馆藏品种与数量日臻丰富，并在诸如家谱、朱卷、名人手札等专藏方面具备了一些特点与优势。

上海图书馆古籍收藏特色：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文献主要以古籍图书、碑帖、名人手札（包括诗翰墨迹）三大组成部分组成：

上海图书馆收藏善本古籍计 2.5 万余种，约 18 万册。其中列入国家一、二级藏品宋元刻本 300 余种，唐、五代以前写经 200 余种，稿本约 2000 种，明抄本近 300 种，批校题跋本 2000 余种，明、清刻本数量甚大。

上海图书馆收藏碑帖拓片不下 16 万件，目前已整理了 14 万件，列入珍本者达 2000 余件。

名人手札。历代名人手札既是艺术品，又是第一手史料。长期以来，上海图书馆一直重点访求搜采，集腋成裘。已经正式整理入藏者，若以名称计，有2000余种，约4000余册，而根据编制的约6万余张索引卡片作粗率统计，作者约有1万余家，手札达11万8千余通。

上海图书馆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回顾：

编制书目：

- 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
- 五十年代末，由顾廷龙先生主持，在全国四十多家图书馆协助下，编纂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
- 1976年，上图着手编纂《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于1979年自印出版。

自1978年起的十数年中，上图的古籍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参加了由顾廷龙任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 2000年，编制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
- 2000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
- 2003年上图又参加了《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具体主编史部目录。

编印馆藏珍贵典籍：

-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顾先生就主持编纂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凡收十八种，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与抄本。
-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先后有30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除宋刻本《孙子》、《艺文类聚》及明刻本《杜臆》交付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外，其余均为上图自己编印出版，其中宋刻本有《唐鉴》、《孔丛子》、《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等

从1978年至今，上图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合作影印馆藏古籍文献的工作几乎未有间断。其中不乏孤本秘籍，如宋刻本《钜宋广韵》、《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杜荀鹤集》、《嘉佑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元刻本《颜氏家训》、《文心雕龙》，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读史方輿纪要》等。此外，上图还自己影印了元刻本《农桑辑要》、明写本《永乐大典》（郎字韵一册）及《孙中山先生遗札》、《柳亚子先生遗札》等。

专类古籍编纂：

- 由顾廷龙先生任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收录会试、乡试及贡卷计8000余种。1992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
-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至1989年间排印出版的《汪康年师友手札》。收录700余家约3000通书札，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 2002年，选编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明代尺牍》，八册，收录341家计586通信札。

另外，有关盛宣怀、李鸿章、熊希龄等文献档案资料或已出版，或在整理之中。

上海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

自1996年新馆落成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上图专门成立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组，开始对大量累年积聚成堆的未编文献进行抢救整理
改善库房条件，修建第二善本库。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率先对两千三百余种一、二级文物采用扫描的方法将全文以图像形式储入电脑，方便利用。

对大批破损家谱及部分碑帖予以修复。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陈立：谢谢周馆长，本来想给各位介绍一下，工艺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方面所作的一些工作，和一些形状，一来是时间关系，二来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展览，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我这里不用我再罗嗦了。我想刚才几位的报告，我有一个体会，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在两条线上来战斗，一条线是进行再生性保护，一条线是原生性的保护。那么我想，再生性的保护，就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图书馆人，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利用古籍的一个读者，我有一个理想或者梦想，是希望我们的古籍能够化身千百，人人可用。不要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记忆。从内容上不要让，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那么怎么作。那么化身千百，影印出版，整理出版，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除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以外，那么我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古籍影印出版的一些工作。这个在前几位馆长的介绍里面大概也有所了解。国家图书馆也在作不断在作古籍的影印出版的工作，这是一个方式，那么如何实现人人可用，因为一些古籍影印的话，恐怕并不是人人可用。更不用说方便使用。最好的办法，我们是处在一个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恐怕是解决这个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刚才几位馆长都介绍到了，我们很多图书馆现在有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古籍数字化方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作为国家图书馆来说，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你比如说我们馆藏 20 万件拓片，我们研究把超过 4 万件的拓片，已经数字化，搁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馆藏的西夏文献已经全部数字化了，也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现在正在我们馆藏的敦煌文献、甲骨数字化了，我们已经把 2 千 3 百多种地方志已经数字化了，那么这些都已经或即将在网络上免费提供全世界的读者使用。以后我们还会将继续在这方面作一些工作。那，这是再生性的保护，那么原生性的保护，我刚才就是讲，我的梦想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除了保存它的内容以外，还要保存她的实体。还要保护她的东西，因为没有实体，就刚才周馆长在开场白里面讲到的，如果没有实体，我们就不可能近距离地和我们的祖先进行交流，进行沟通，这对于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所以我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有，就是这个实体变成荡然无存，这永远不要再出现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另外就是大家都提到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我简单地介绍一下，用我自己的观点来归纳一下。前期我们研究的就是我们各位专家研究的一些方法，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从去年作了一些前期的工作。今年已经开始一些实际的工作了，可能不久文化部可能将正式对外宣布古籍保护工作的启动。摸清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究竟国内所藏古籍有多少？现在不知道。它们破损的情况怎么样，破损的程度怎样，也不知道。破损的类型也不知道，比如酸化的有多少，虫蛀的有多少，这个机械性破损的有多少？都不知道，破损文献的价值也不知道。而不知道这些东西，那么要进一步开展实际性的保护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破损的类型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无从制定一个合理的抢救的方案。我想摸清家底，是第一要务。第二要务，对症下药。因为破损的情况，保存的情况都是有不同的原因的，我们根据它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来制定一些办法。刚才提到，如果是虫害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在温度湿度的控制上下功夫，为什么北方的虫害就没有那么严重呢？因为北方很干燥，不利于昆虫的生长。而在南方，我以前在四川大学工作，那个虫害简直，看书时，简直让人看了头皮，身上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全是虫，那这个南方、北方的环境不一样造成的。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破损，是酸化，酸化可能就非常严重了。因为现在要彻底解决酸化，并不是一个有成熟方案的一个东西。那么酸化要解决。必须要控制空气，控制环境。那这个一定要对症下药。还有一个第三点，分布实施。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馆藏的文献，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的文献，是大量的，如何把有限的资金把它用好，几位馆长都提到了，重保护，次修复。都很重要的，我还要加一点，要戒盲目。就是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怎么保护，要戒盲目进行。我们的保护工作应该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如果我们盲目地进行，可能优先该保护的，我们反倒没有保护好。有些可以稍微缓一缓，而我们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

入到这里了。另外，还要在没有条件成熟情况下，就进行修复，比如说我们作宋元本，大家都一想，唉，那要优先修复这个宋元本。这个可能就太盲目了，如果我们修复人员技术达不到修复宋元本的情况下，盲目上马修复，恐怕对宋元本造成的损害，可能比搁在那里暂时封存起来不动。问题要大的多。可能要分步实施。第四就是科学保护。那么科学保护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技术方法采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对症下药。根据对原因的科学分析，然后采用科学的办法来进行。保护是这样，修复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些修复手段，这次展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有些藏品，古人一直都在考虑怎么修复，怎么保护。说明我们这个修复，从修复技术出现到今天，我们是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在这个路上，我们曾经有过失败，就国家图书馆的例子来说，为了保护甲骨，在几十年前，用石膏把它嵌在上面。就以为这样可以固定甲骨了，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石膏取不下来了，甲骨所含的信息不仅仅只有表面的那块，背面也是很重要的信息。现在取都取不下来了，这是不是个问题。还有比如我们以前有一个覆膜技术，就是把纸张用一种很薄很薄的膜，在上面一夹，看了好像很新的。看起来把这个保护起来，现在没有问题，但是这是化学物质。过几年 30 年、50 年 100 年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你要再抢救，可能现在的抢救，所带来的损害，还不如不抢救。一定要科学保护。还有我们的人员。刚才我们谈到，我们的古籍保护人员为什么这么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保护工作，人员的培养，还是师徒相传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固然有他的合理的一面。但是可能也有他的缺陷。因为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主要是靠经验，那么在科学方法，科学理论方面这一块是比较少的。如果我们的古籍保护、古籍修复不纳入科学轨道里内，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如何让我们的经验能够上升到科学的层面。那是我们要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科学保护，是从根本性上解决我们古籍保护工作的一条道路。不论人才培养还是方法的选用，这点，也是很多专家认同的，所以我想简单把刚才各位专家的计划归纳一下，以及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讨论当中各位的计划归纳一下，再加我个人一些不同见解简单说这么几句，那么，下面还有 20 分钟，我们在场的听众，对你们所关心的问题提出问题，请我们台上几位馆长来讲解。

问：想问问北京大学有没有珍宝？

戴龙基答：具体数我说不太清楚。我们宋本书还是不少，拓片也有一些，但具体这里头的一些具体内容不好说。我们的善本都已经拍成缩微片了，拿阅读器可以看，也相当一部分也都作了扫描了。所以有些老师没有摸到书呢，会觉得不那么舒服，没有翻的感觉，没有闻到那个气味，总是想方设法地要看，就是希望看，好像读书人有时要有那种感觉说是看缩微片，就没有灵感了，好像那种研 的情趣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可能会慢慢适应吧。

问：文化大革命结束 30 年了吧，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些被红卫兵当做封资修、垃圾所毁坏的古籍、文物，另外是书籍主人为躲避政治迫害，他自己主动毁损的文物，还有的像一些权势人物，比如说江青、康生，他们随意地从图书馆等取那些比较有价值的古籍，类似这样的损失，能不能估计出来，也许统计出来的这样的损失，或许是有，或者是没有。也许没法补偿了。我想专家是不是从这方面谈谈。

戴龙基答：我先说北大图书馆的，因为北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有点像发源地似的，所以很多人都关心北大图书馆的图、古籍呀，是否是受损，但实际上说北大这方面几乎没有有什么损害。图书馆的人还是有一个天然的非常的责任心。毕竟是图书的守护神吗。他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也是想方设法要把这些珍贵的东西保护下来，曾经有人看过纪录片，有在北大烧书的，后来我问了那些馆员，他们说都是找的一些破书，根本不是好书。都是反正不怎么样就拿出来烧了。我们的古籍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什么损害。还有一个，当初

的江青、康生等等借的书。应该说这样，北大图书馆的书，现在看到的当初的借条里，有康生借过的条，主要是借《西厢记》，因康生是研究那个莺莺的。那个《西厢记》里面，他作了很多校点，还都作了一些批注。那个字应该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还是很守规矩的。不但是打了借书条，而且还找了中间人，而且最后书还还回来了。应该说没有问题，他这个条还成了我们的文物了。北大馆是这样的，我不知其他的馆。

陆行素答：天津的情况跟这个一样，文化大革命中收缴上来的收缴到某个地方，完了都交到我们市图书馆来了。但是，这一块，落实政策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组，后来清理这一块时，基本上该解决的都解决了。当然，我们还是留了一点，留了的属于什么情况呢，还是因为某些家属本人已经过世了。家属说听说转到了你们市图书馆了，我们让他拿出具体名称，或者大体的范围，他都说不出来，就没办法给他解决。只要他有单子，我们收的都有单子，按单子来对，对上的，再心疼，我们也要还给人家。一定还给人家。然后，有些对不上，有些家属，或本人提出大概有哪些类型，或者某种书，有些指名道姓，或者某类型大致有哪些，我们看来差不离的我们也退给他们，但有个说明。但症状你说不是来，那没有办法。这一块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损失基本上是一样，基本上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都不受任何损失，所以这一点还不错。

周德明答：其实陆馆长带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戴馆长也回答了。在文革期间，上海图书馆当时已经收藏的古籍没有受到损坏。因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文献的那种天然的保护精神，是这种样子。

陈力答：国家图书馆的情况也是一样，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得到了完整的保护，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徐志摩的手稿，在徐志摩去世以后，全部保存在鲁小曼那，当时出版社已经排好纸型了，后来鲁小曼去世前，把手稿交给了她的好朋友，大学的陈周教授，那么陈在65年的时候，就把手稿全部送到了国家图书馆，经过了文革，当时排好纸型的徐志摩的手稿就给闹丢了，还有些，闹丢了一些，然后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徐志摩的手稿完整保存了下来，后来陈周教授说如果没有北京图书馆，那么这些手稿可能在文化大革命肯定给损坏了，他说我总算对得起小曼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问：各高校有没有古籍修复专业？

戴龙基答：我想我们考古文博院，这里头有，但图书馆里专门做古籍的没有，它是作文物修复有，但是古籍修复这边没有。

问：我想各大高校应该设立图书馆学或者修复专业，对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个机会。

戴龙基答：非常感谢您这个建议。我们回去一定给我们校长转达，但是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也了解了一下国外搞修复的，他们确实是他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专业技术，修复的人员不光是这个，他还需要有化学、理科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背景。而且西文的修复呢，在我看应该说比咱们的古籍修复更难。因为西文书是那种装帧的，有的还是皮制的其它方面的问题。您说的各种纸呀、贴呀，具体的酸性，咱们现在弄这种浆糊，这种浆糊是不是好，等等的。说实在的严格讲，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认真地去评估过。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考证过，作为一个科学研究来学没有把它做得很细。只不过是修复了，起码现在看起来比当初不能翻，现在能翻了，这种情况好。其实很严格地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情况，将来关于修复专业。这一块肯定会成为一个新的学科。成为一个方向，而且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修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这样的问题。好，我一定转达到我们校长。

陈力答：我说一点情况，在古籍人才的培养，是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专门从事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专业，现在只是有一个中等类型的一个学校，在展览中也是一个协办单位，就是南京的莫愁职业学校。我们认为

中等专业人员的这个程度，可能还达不到我们理想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程度。这方面，前期我们也和一些高校包括北大，有关的院系进行了联系，应该说各方都意识到了，把它建设一个科学的学科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它的迫切性都认识到了，包括我们和我们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也都有接触。但是在讨论具体办专业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你办一个专业，你的学生的就业情况怎样？这个是要有保证的。如果没有保证的话，就有可能你办的专业以后没人来读。没人来读的话，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大的了。所以在这块上，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我们确实也在做这项工作。我们也在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呼吁国家重视对古籍保护修复人才科学培养。

问：我只是以老百姓的角度提一个问题，我们想参与到古籍保护活动当中，就不知怎么参与，现在有没有这种渠道？

陈力答：好的。非常谢谢这位读者对古籍保护这么热心，我就以国家图书馆为例吧，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每年都要举办几个展览。其实举办这些古籍善本的一些展览的有最重要的2个目的。第一个，是让这些深藏书库的这些人类珍贵文化遗产，能够有和公众见面的这个一个机会。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也是希望通过这些展览，让大家提高公众的古籍保护意识，还有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当中。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推出二次古籍修复的认捐的活动。第一次我们拿了10件古籍出来认捐，结果不到2个小时就给全部认捐完了。第二次我们又拿了30件，也是很快就被认捐完了。有一个杂志社要纪念它建社50周年，她说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全部认了。然后我们善本部的主任就赶紧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分管这一块，说有一家要全部认了。我说那不行，我们推出这个项目，并不是为了希望你们给我们一点钱，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古籍保护工作当中来，他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上的意义更大些。我们也是想通过各种方式来做这个工作。这次又推出了100件，昨天下雨了，我可见表上已经划了许多红勾了。我估计是被认捐出去的，有1万多元。认多少钱，这个并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希望更多人参与，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来1万，能够保护古籍和那个途径很多，就像保护文物一样也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自己重视这项工作，我们向其它工作宣传，包括向政府。政府也需要宣传。那这也是一个方式。我想这个会很多，我们再次感谢。现在我们的公众应该说逐步有了古籍保护的意识，很多公民也愿意自己亲身来参与这个古籍保护工作。有一个就问，我们的企业有多少？因为在国外，这个对古籍保护的抢救的很多是企业的。刚才北大介绍的呀，惠普公司的老板他愿意投资来作这个古籍保护工作。他问，你们现在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我说很遗憾，没有。这一块，其实我们需要呼吁，需要全社会，不仅公众，还有我们的机构、企业能够重视这块。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各级政府能够重视这项工作。我想这个时间11点半了，我们今天就此结束，我们要谢谢上海远道而来的上海馆的周馆长，也是远道而来的天津馆的陆馆长，和我们的邻居北大馆戴馆长，也谢谢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我想至少有一点表达了大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想有了你们和今天没有到位的公众的支持，我们的古籍保护工作才真正有希望，仅仅靠我们图书馆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好 谢谢各位。

(国图善本部萨仁高娃、李德范整理)